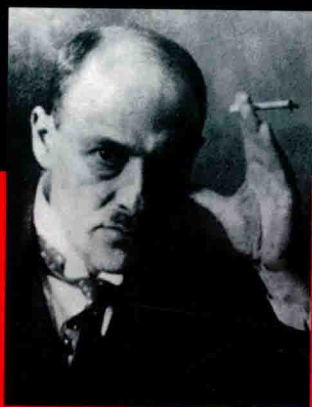


舍勒作品系列

资本主义的未来

[德] 马克思·舍勒 著

刘小枫 主编 罗悌伦 李伯杰 等译



Die Zukunft des
Kapitalism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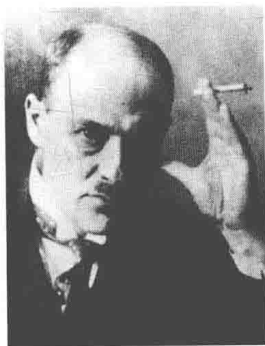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舍勒作品系列

资本主义的未来

[德] 马克思·舍勒 著

刘小枫 主编 罗悌伦 李伯杰 等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主义的未来 / (德) 马克思·舍勒著; 刘小枫主编; 罗悌伦等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4

(舍勒作品系列)

ISBN 978-7-303-21280-4

I. ①资… II. ①马… ②刘… ③罗… III. ①资本主义—研究 IV. ①D0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9611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ZIBENZHUUYI DE WEILAI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889mm×1194mm 1/32

印张: 8.75

字数: 190 千字

版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4.00 元

策划编辑: 谭徐锋

责任编辑: 曾忆梦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蔡琪

责任校对: 陈民

责任印制: 马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5079

出版说明

刘小枫

舍勒(Max Scheler)出生在德国南部名城慕尼黑(1874年),其父信奉新教,其母信奉犹太教,舍勒却自己独立选择了信奉天主教。在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和耶拿大学修读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医学时,舍勒先后师从当时的学界名流狄尔泰(W. Dilthey)、西美尔(G. Simmel)和欧肯(R. Eucken),并在欧肯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1895)和讲师资格论文(1897)。1907年,舍勒在慕尼黑大学任编外哲学讲师,参与慕尼黑现象学小组,成为史称“现象学运动”的早期主要成员,参与主编《哲学与现象

学年鉴》。自1911年起，舍勒论著迭出，名重学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舍勒受任德国外交部出使日内瓦，战后受聘为科隆大学哲学和社会学教授兼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组织知识社会学研究项目。舍勒个性热情、才思敏捷、思路开阔，讲课颇富吸引力。1928年，舍勒受聘为法兰克福大学哲学讲座教授，未及上任，猝然病逝，年仅五十四岁。^①此时，舍勒已计划到日本做客座教授，并接受了赴苏联、中国和美国讲学的邀请。^②《舍勒全集》中生前未竟之作占三分之一，海德格尔惋惜舍勒的早逝不无理由。舍勒的第三任妻子终身以编辑《舍勒全集》为业，校勘、索引和注释颇为周详，使舍勒留下的杂乱手稿得以问世。

舍勒学术博杂多方，被视为现代德语学界的传奇人物。舍勒身逢社会理论和现象学哲学这两大20世纪主流学术思潮初兴之时，以其卓越的思想才华将现象学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思想方式广泛应用到传统的哲学、伦理学、神学领域以及新兴的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领域，甚至出人意料地将现象学哲学的“直观”与社会理论的“视域”结合起来，凭其天赋的深邃哲思和敏锐洞察迭

① 舍勒生平参见江日新：《马克思·谢勒》，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1~30页；弗林斯(M. S. Frings)：《舍勒思想评传》，王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② 参见弗林斯(M. Frings)：《上帝与虚无》，见奥尔特(E. W. Orth)编：《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新论》，Freiburg, 1978, 118~119页。

拓新题，建树广却不流于浅泛。^① 社会理论的创始人韦伯称舍勒为“现象学家，直觉论者，浪漫的浪漫论者”，言下之意，舍勒的社会理论并不纯粹。社会理论的另一位创始人特洛尔奇(E. Troeltsch)则认为，舍勒哲学尽管深刻之见与浅泛之见混杂，但“总体看极有意义”。^② 同样，在某些现象学家看来，舍勒的现象学直观搞得并不纯粹，偏离了胡塞尔的教旨。然而，同样因偏离现象学原教旨而成就为盖世大哲的海德格尔则说，舍勒哲学具有超强的力度。伽达默尔(H-G. Gadamer)甚至感叹舍勒有如一个“精神的挥霍者”，浑身都是学术才华。事实上，正是凭靠将现象学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思想方式应用到传统学术论域，舍勒学术才产生了广泛的辐射力——新教神学大师蒂利希(P. Tillich)称赞舍勒著述具有的“伟大直觉力”，就来自现象学直观与社会理论视域的结合。凭靠这种结合，舍勒思想成了天主教神学大师巴尔塔萨(H. U. von Balthasar)所说的“世界观的聚盆”。^③ 如

① 参见舒茨(A. Schutz):《谢勒三论》，江日新译，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

② 对舍勒的各种评议，参见伽尔第尔(F. Gardiel):《舍勒论著中的“成为上帝”》(“*Gottwerdung*” bei Max Scheler)，München，1980，4页以下。

③ 海德格尔的《悼舍勒》和伽达默尔的《精神的挥霍者》，见古德(P. Good)编:《哲学的当代事件中的舍勒》，Bern，1975。蒂利希:《哲学与命运》，见《蒂利希选集》，卷二，Stuttgart，1961，31页；H. U. von Balthasar:《舍勒：新的中心》，见氏著《德意志心灵的启示录》，卷三，Salzburg/Leipzig，1938，85页。

果我们不是要成为现象学或社会理论的原教旨主义者，而是检视这两种理论构想的思想效力，那么，舍勒学术至今仍是思想界尚未充分消化的 20 世纪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遗产。

舍勒的学术思想历程被史家分为三个阶段。起初（1899—1911），舍勒关注的是伦理、逻辑与心理的关系，这一问题意识明显受当时在学界占支配地位的新康德主义派的支配。然而，当舍勒接触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和韦伯、桑巴特、特洛尔奇的社会理论，便果断抛弃新康德主义，彻底否定自己已有的研究思路。^① 在随后的短短八年时间中（1911—1919），借助胡塞尔的现象学直观，舍勒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神学乃至政治学诸论域纵横捭阖，论著迭出，被称为“现象学的施魔者”。^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1919—1928），舍勒致力于开拓自己的学术创构：在哲学领域提出了“哲学人类学”构想，力图整合心理学、生理学等新兴实验学科的知识成果；在社会理论领域开辟

^① 桑巴特、特洛尔奇曾为舍勒谋得教职做过努力，参见普勒斯纳（H. Plessner）：《忆舍勒》，见 P. Good 编：《哲学的当代事件中的舍勒》，前揭，20 页。

^② 参见克拉夫特（J. Kraft）：《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现象学哲学批判》，Frankfurt/Main，1975，53 页以下。关于舍勒思想发展第二阶段的中止期，论者见解不一，另一种主要的见解分期为 1911—1922 年。本文依 M. Frings 的分期说，参见氏著《冲动与精神》，见斯佩克（J. Speck）编：《大哲人的基本问题》，卷二，Goettingen，1973，1 页。

了“知识社会学”方向，力图化解历史主义的巨大挑战。舍勒思想的确堪称现代思想的“聚盆”，其中聚集的思想品主要有：费希特、欧肯和俄国思想家索洛维耶夫(V. Solowjev)的唯心论道德哲学，洪堡的文化—政治哲学，尼采、柏格森、狄尔泰的生命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韦伯、桑巴特、特洛尔奇的历史—社会理论。^① 不过，舍勒仍然有自己的思想立足点，这就是经帕斯卡尔上溯到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心学传统。可以想见，舍勒曾试图据此整合现代西方思想的各条路径——由于不幸盛年早逝，舍勒最终没有让后人看到他最为成熟的思想成果。尽管如此，德语学界认定，舍勒思想的力度堪与帕斯卡尔、克尔恺郭尔、尼采一类思想大家相提并论。^②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舍勒著述就在德语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哲学家海德格尔、哈特曼(N. Hartmann)、盖伦(A. Gehlen)、普勒斯纳(H. Plessner)，社会理论家

① 参见哈斯康普夫(R. J. Haskampf):《思辨的现象学身位论: 费希特、欧肯对舍勒身位哲学的影响》, München, 1966; 舒巴尔特(W. Schubart):《舍勒哲学中的俄罗斯特征》, Kyrios, 1937; 舒尔茨(W. Schulz):《转变世界中的哲学》, Pfullingen, 1980, 421 页以下。

② 参见 K. Kanthack, Max Scheler: *Zur Krisis der Ehrfurcht*, Berlin, 1948, 240 页。亦参见 H. Leonardy: *Liebe und Person: Max Scheler's Versuch eines "phänomenologischen" Personalismus*, The Hague, 1976; B. Rutishauser: *Max Scheler's Phaänomenologie des Fühlens: Eine Kritische Untersuchung seiner Analyse von Scham und Schamgefühl*, Bonn, 1969。

曼海姆(K. Mannheim)、舒茨(A. Schulz), 天主教神学家 D. von Hildebrand、斯太茵(E. Stein)、皮茨瓦拉(E. Przywara)、伍斯特(P. Wust)、弗里斯(H. Fries), 新教神学家朋霍费尔、蒂利希等各路学术思想家, 都承认受到舍勒思想的影响或激发。^① 大半个世纪以来, 舍勒思想一直是西方学界的专著、论文和博士论文感兴趣的研究主题, 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从各种角度讨论其思想的方方面面。在英、美、法、意、西班牙、波兰、俄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学界, 舍勒要著都有译本, 德国因此成立了“国际舍勒研究协会”。^②

在朋友们的鼓励下, 舍勒遗孀玛利亚(Maria Scheler)在舍勒逝后不久即着手编辑《舍勒全集》(由海德格尔主持)。由于舍勒留下的未竟之作多为手稿, 识读和整理工作进展缓慢。1968年玛利亚去世后, 芝加哥大学舍勒研究所所长弗林斯(M. S. Frings)教授接手主编, 最后

① 舍勒对天主教神学的影响尤为显著, 参见格伊塞(J. Geysler):《奥古斯丁与当代现象学的宗教哲学: 尤其舍勒》, Munster, 1923; 弗里斯(H. Fries):《当代天主教的宗教哲学: 舍勒对其形式和形成的影响》, Heidelberg, 1949; 莎夫勒(R. Schaffler):《哲学与天主教神学的交互关系》, Darmstadt, 1980, 142~186页。

② 舍勒研究文献参见 W. Hartmann 编:《舍勒研究文献》(Stuttgart, 1963)和 M. S. Frings 编:《舍勒文献及研究文献 1963—1974》(Den Haag, 1974); 1974年以后的研究文献, 参见 R. Kaufmann:《情感与性情作为理性的直补》(Peter Lang, 1992)所附文献目录和 Liu Xiaofeng:《身成身位: 舍勒情感现象学及其现代性批判的神学研究》(Peter Lang, 1996)所附文献目录。

编成全集十五卷。舍勒思想既纵横捭阖又不乏细腻的精辟之处，其首要关注乃现代性的心性气质及其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谁如果对这样的时代大问题具有自觉的学术抱负，阅读舍勒著述仍然是再好不过的思考训练。舍勒著述论域宽广，阅读舍勒也有助于我们避免在学术专业分工日益制度化的时代成为一个学术技工。因此，与海德格尔著述一样，舍勒著述迄今仍是青年学人学习如何思考哲学问题的范本。

文选分七个专题选辑舍勒论著，各专题分卷单行，旨在突显舍勒学述的多维重点。舍勒文风既艰深又恣肆，精细、缜密的现象学分析，历史社会学—人类学乃至心理学、生理学、自然科学的知识运用，与先知般的宗教激情掺和在一起，汉译殊为艰难。文选的选编和翻译成于15年前，这次重印作了若干校订，谨此对各位译者的辛劳再次深表谢意。

刘小枫

1998年5月于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2013年8月重订于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编者前言

刘小枫

“主义”之争——尤其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曾世纪性地长期支配西方学界乃至我国学界，而且迄今仍然没有得出结论。

自马克思提出著名的资本主义批判以来，如何理解资本主义一直是20世纪社会理论的热点课题：从世纪之初的韦伯、特洛尔奇、西美尔、桑巴特，到世纪中叶的熊彼特、塔尼(R. H. Tawney)、博兰尼(Karl Polanyi)，再到世纪下半叶的布罗代尔、贝尔、瓦伦斯坦，有关资本主义的论述显得从未过时。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道德哲学的批判不同，

韦伯提出了理解“资本主义精神”的社会学命题：资本主义精神要素是理性化、脱魅化、世俗化，反映了西方文明传统的一些本质特征……作为韦伯的同时代人，舍勒从价值情感现象学立场出发，进一步推进了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论。对于舍勒来说，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是人的实存的“总体转变”(Gesamtwandel)，既体现为外在的生活制度(国家组织、法律制度、经济体制)的转变，也体现为内在的精神气质(心性秩序)的转变。要把握资本主义生活世界的本质，还必须理解资产者的心性气质。然而，要认识这种“精神气质”，仅仅凭靠社会理论显然远远不够，还必须凭靠哲学的分析立场。如所周知，马克思的哲学立场是历史唯物主义，韦伯的哲学立场是新康德主义，舍勒的哲学立场则是带有基督教色彩的现象学哲学。因此，在关于资产者的性质、资本主义与宗教的关系及资产主义的未来前景等问题上，舍勒有关资本主义的论述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所谓社会保险神经症的心理学和针对不幸的合法斗争》初次发表于1913年，可见，在早年从事现象学研究的同时，舍勒就关注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从而，与其他现象学哲学的代表人物不同，舍勒从一开始就是社会思想家，而非单纯的哲学家。《资产者》、《资产者与宗教力量》、《资本主义的未来》(1914)三文是题为“资本主义精神论”的一组论文，前两篇具体讨论桑巴特的资本主义理论，在后一篇文章中，舍勒提出了自己对资本主义未来的看法。与桑巴特和韦伯的资本主义论不

同，反倒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论相近，舍勒的资本主义精神论明显带有道德批判性质。在舍勒看来，资本主义精神积聚的是一种毒害人心的毒素，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这种逐渐积蓄起来的心灵毒害巨大而猛力的爆发”。对于舍勒来说，探究资本主义精神为的是克服这种毒害人心的精神。舍勒并不认为，社会主义精神足以克服资本主义精神。毕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尽管舍勒对基督教社会主义论述给予了有限度的支持——从《先知社会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一文，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有限度的支持的理由。

在世纪性的“主义”论争中，舍勒力图建构的是他所谓的共契主义。在《论三种可能的社会原理》一文中，舍勒对三种“主义”的哲学原理作了现象学哲学的比较透视。舍勒的共契主义论基于他对基督教的爱感优先论及其爱的共同体理念的现象学论证。从《基督教的爱理念与当今世界》这篇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年（1919）的长文中可以看到，舍勒把这一现象学论证应用到社会思想领域，既批判古典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也批判其对立面——社会主义的国家学说，指望凭靠基督教的共同体理念来修复因资本主义而破损的欧洲文明的人心秩序，重建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基础。舍勒在文中提出的“上帝的社会学证明”既是对传统的本体论证明的补充，也体现了他力图凭靠欧洲文明自身的精神传统医治资本主义痼疾的努力。

社会共契的破碎是现代性问题的基本症候之一。

20世纪晚期，泰勒的社群主义论以及麦金泰尔对西方近代伦理思想的尖锐批判曾一度让人觉得耳目一新，由此可见，舍勒的共契主义论所涉及的问题没有过时。尤其重要的是，无论麦金泰尔的近代伦理学批判还是泰勒的社群主义论，最终都力图回到西方思想史上的过去，从中寻找解决西方现代性问题的思想资源——麦金泰尔回到亚里士多德和圣托马斯·阿奎那，泰勒回到德意志浪漫派。既然如此，舍勒的共契主义提案凭靠奥古斯丁神学，诉诸基督教的心学传统，就不能被看作是一种迂腐。^① 舍勒的共契主义论基于其价值情感现象学论证，这意味着，“主义”之争背后的哲学之争更为关键——如果缺乏哲学的地基，无论“主义”之争还是伦理学的历史批判，都难免过于漂浮。

刘小枫

1998年5月于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2013年8月重订于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① 参见麦金泰尔(A. MacIntyre):《德性之后》(又译《追求德性》),龚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麦金泰尔(A. MacIntyre):《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万俊人等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比较J. Schmuck: *Homo religiosus: Die religiöse Frage in der Wissenssoziologie Max Schelers*, München, 1987。

目 录

编者前言 / 1

所谓社会保险金神经症的心理学和针对不幸的
合法斗争 / 1

资产者 / 24

资产者与宗教力量 / 55

资本主义的未来 / 88

先知社会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 110

论三种可能的社会原理/ 132

引 言/132

讲座的计划安排/137

第一部分 所谓的个体原则/138

第二部分 普遍主义(社会主义、组织主义、集体主义等)/150

第三部分 我们的看法/154

基督教的爱理念与当今世界/ 165

一、爱的律令与博爱主义/177

二、基督教的集体理念/187

三、基督教的集体理念与当今时代的关系/198

附 录/ 238

舍勒生平和主要论著年表/238

舍勒著作目录全编/242

所谓社会保险金神经症的 心理学和针对不幸的 合法斗争^①

罗梯伦译

为了充分理解我们时代中的这些巨大的群众现象，一般用于分析这些现象的基于统计学成果并从客观因果关系上对这些成果加以比较研究的统计学方法，需补充对鲜明地出现在这些群众现象中的心理原因和基本心理法则的揭示。这对理解当前令人担心的出生率下降之原因（本文对此未予

① 原题 Die Psychologie der sog. Rentenhysterie und der rechte Kampf gegen Übel. (1913 年初次发表)